DS
751
L48A2
1705
V. 3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宗裔李嗣立評定

宗後學李榮芳英重訂

宋　李綱伯紀著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時任比部員外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毋於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僞之行。莫若奬忠寔以先之。志在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悙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忠寔悙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若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

情於流俗之間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爲先務。奬忠寔而察虛僞。舉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時任起居郎

右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渰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

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

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淸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禆聖慮之萬一、伏候勑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

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庿筴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勢漸退落雖幾旬旁

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旣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呑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令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

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原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意蓋謂以數似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蘇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備。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决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激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備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

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内。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

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所儲。稍虛匱乏。迫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寖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

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静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懔懔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乿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

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

報盛德、

貼黄

臣伏以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已。輒復妄發。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

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輿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胸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飛。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謫監涉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實掌正刑、尚寬

斧鉞之戮、罪深譴薄、感極涕零、中謝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儳遇事而懷祿、寔處朝而靦顏、一時隄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臣俯荷眷知、每懷補報、愚慮倉卒、雖殉國而忘身、學識迂疏、誠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逃、一再攖官、蒼黃去國、螭坳載筆、夢想雲龍之遊、鄉潚征商、分甘莞萑之後、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躋察臣精
誠本非沽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稟食之優臣敢不
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
義爲大開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
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
十二日准告敘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訖
受訖海隅遠屏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霶流爰赦過而
宥罪致茲孤賤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中謝伏

念臣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
太過誤蒙識擢躐處高華蘭省爲郎薦膺器使霜臺
舉職親被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
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
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寔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作
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冊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
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
出寧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
赦以恤刑惷愚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

四六中之最流麗者

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腆、失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形墀、屢經霈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者三千里、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詎復言者、顧惟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爲期、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上書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illegible]

故能濟忠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
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樸忠、惟陛下留神幸
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禮、竊見陛下祼獻太廟
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
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
神考勤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
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覩陛下
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
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
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

先見

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卜、斯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古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疏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又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

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
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
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
在於選將厲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
制、杜牧所謂上策莫知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
誠爲知言、前者不可悔、而後者猶可圖、臣謂治其本
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
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
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
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

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寔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為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絶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

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觧从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朴之士正須崇奬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夷狄何足深畏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

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弗出。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畢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德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

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虚、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内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闢、斂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横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

減之名、無裁減之寔、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圖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閑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以官職、又詔諸路漕

臣、以上供斛㪷、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寔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redacted]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物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

出令、勅莫之審、朝令夕改、勅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總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

以審駭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戒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redacted]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撫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相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絲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儲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

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户共分、皆爲虚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贓吏猾胥、相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爲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歳江浙。巨盗、一呼。而從之者飈舉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盗。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先

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蠲除、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

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redacted]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威力、可委任者、易

去疾備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諜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

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

有備、士心奮厲、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避狄難、遷岐山、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鑒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水變、嘗具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寔有

所懷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忠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寔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昇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

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策本原者五策捍敵者十無一語不切當而罷花石綱罷宮室淫巧尤中忌諱幸而不死不竄者以虜警方亟耳　李又玄評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具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
之決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
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
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
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
和之理長虵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
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
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
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
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藏隱

請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啓行以慴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畜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

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旣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冀衞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户知之。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摻攔淞汴舟船三也、建收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

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宫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
邇必潰、是以中原畀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
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
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
倘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
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
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
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

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揺、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討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粲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

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

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

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

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

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金人發難之初便排和議從何處看出

虜未薄城即持周亜夫困七國之策迨虜至

而可以制其死命者無過于此籌策熟于胷

中故應機立辨惜當時不能用耳

胡騎長驅止有死守宗社一策而死守宗社

斷無望于頽惰之徽宗舍内禪無策矣然内

禪是何等事以宋太宗之英明猶曰外人皆

推戴太子當置朕何地況徽宗而易以此言

進乎非辨要離焚妻子比干剖胷狥國心斷

斷不能然欲禪位太子一則曰以死抗敵再

則日以死捍賊三則日以死宗廟社稷之事
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而以釋重負享
安逸以中其所欲得之寔又以斛道而輕外
物中其所欲得之名此又進言之法也
唐肅宗不即位靈武不足以復兩京而即位
之命不出於明皇不足以大正始公倉卒中
即慮及於是非析理至精愛君至切者安能
辨此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皥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國士𤔡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内禪公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

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寔聞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無統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内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哉、適者道君皇帝、下罪己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誥寬

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條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咎矣、則夫左右愚懦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爲兵謀、以僥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歛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歛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豢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寔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夬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逡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愼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慝。冐寵尸祿。無補國家。禁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覩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

讀之人、爲之淹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還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己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閒廢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

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庭、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央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攬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夷狄覺逼、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

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容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正誤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鰥官之罪是尚謂有刑政乎然誅及六賊可也而鳴鼓之攻及于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衆怨的也　又玄評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控山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寔皆至計伏望

料事如神

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一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絶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別傳可以爲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

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紓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褁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

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賴塘濼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於濬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愼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舉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畧武勇、
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
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畧、擇識見高遠
者、隨材錄用、責以功効、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
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後及起保甲、出內府錢
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
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
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
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㪷應副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酧奬、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户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私户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縣其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癃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以上籌畫兵機最為切中時政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宮邇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

士氣、以慴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敘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敘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

比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寄諭官、事屬騷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
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秖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
鋪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
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探報、給
降銀字牌爲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
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
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

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
以爲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慮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
社之大計、伏望
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
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
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
郎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書、惟時貳卿、寔重其選、況今夷狄內侮、邊圉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寔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如此解經乃不是書生常談

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劄能與公宿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亦斯人之不幸也

薄都城人皆以爲危公獨謂用兵則其功必成勤王之師集人皆以爲必勝公獨謂用小人則雖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喜公於易學雖微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已覩其深矣

李又玄評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奬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干犯王略、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

狄之計者、臣躬遮利害、同鑾輿之幸、爲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消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遣營逼[redacted]、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襲

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寔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曉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欵、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縑金、未踰三宿、亟垂召命、

俾還舊物、專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禀睿旨、卽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

竊謂剿寇勦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四圍、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敉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羅困阨、良常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之昔人

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明月巍巍、進長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免、蒙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懋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中謝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常自信

其樸忠頗著聞於廷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
君抗章陪左史之班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
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呑噬幽薊蹈
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藎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
天心而援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
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擢任
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
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遍井泉而不恐騎至渭水
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

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粮食乏空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疋馬踦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璧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罃寘褚之陋惜貪夫之妄作帳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初不預知宜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茲縻捐罔避然孤危之跡僅免謗傷而驕桀之胡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鈐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湏

語〻忠義句〻血誠古社稷臣公足當之

史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同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逸亦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或解怨仇倘月居右府之先慮莫保長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惑譬若載颷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咨以祖宗土地為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濼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

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時方艱難、故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衂、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寖逼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

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横尸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别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三

明　皖桐左光先[illegible]選

宗人李春熙皥如輯

宗裔李嗣立評定

宗後學李榮英芳重訂

宋　李綱伯紀著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愊、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奬擢、屬夷狄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旣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必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持弓障弩、兩兵紛集、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

黠虜之無謀、募兵將來、喜主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之奧區、覩覽江山之勝境、俁四方之無虞、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駑軀、必伸毫髮、嗚鑾禹穴、遥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金賊既陷燕山、侵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

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渡、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
月初七日、逼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
厲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肆屯
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昏色、風沙
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
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燒雲梯、
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機、以衆

弩射之、徃徃浚濬、犨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纔減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嵗

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
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袛適神考、以武
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
翠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覊紲以從、艱難之秋、
冐處政機、誓將肅清幾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殞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宫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禀
聖訓、不敢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冐斧

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寔無他膓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睿思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刼寨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誣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

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寔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撥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寔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寔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爲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

院、謝絕賓客、惶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爲去就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敉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

何以不罷南仲

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然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悖者造言何所不

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宫祠、特降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冐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温詔、遽寵雲漢之章、既辯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泣涕零、中謝伏念

臣結紉卞訥。迂愚有素。幸姤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旣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黮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傳陸之譖。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論守禦劄子 [redacted]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redacted]、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

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荊、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為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

誠上策也、所有富彊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
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禦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爲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
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
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境無事
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
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
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

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濵
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有
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後、調發科率、逃亾流移、散爲盜賊、今所
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
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旣自
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陜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阻之地、而比

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
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
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
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
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
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
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

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
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
寔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
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
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関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濼劄子 虜騎既退乞用李邈措置塘濼成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常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凉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濼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

切措置、塘濼城壘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未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既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凉馬徤、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

器甲七曰峙糧芻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未有暇今度其勢出塞夬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況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

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
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齎御前蠟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
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
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
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
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兪允、而邊隘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爲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著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塡、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區

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況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輙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

辭免河北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退伏、惟念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冐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懼、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況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率、或指爲姦倿、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令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

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本官致仕、還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號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

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蔡州數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謬有使令、以度況臣、寔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天下幸甚、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擾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乃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覩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擯逐戎狄

之先、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語要、輙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謂成上下應副、咄嗟

可辨、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使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況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

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并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疎、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

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敕、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甞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

大恩、當斯興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
事、宜撫使等告敕、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
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疏無関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極
難耳犖枉曳輪閑君熒聽易所謂不能遂不
能退者非耶
李又玄評